

奇情武俠

滿江



奇情武侠小说

满江

下

独孤红著

古今圖書集成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 新登字第 132 号

责任编辑 三 元

封面设计 风 光

书 名	满 江 红
著作者	独 孤 红
出版者	今日中国出版社 (北京阜城门外百万庄路24号),
发行者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装者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49.25
字 数	1100000 字
版 次	1992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5000
书 号	ISBN 7—5072—0500—2 / I·48
定 价	28.50 元 (上中下)

第一一〇章 噩耗痛人

站在东屋前的那两个，怔了一怔然后把手巾往盆里一丢，转身进屋提出了两具行囊往南屋行去。

郭璞含笑说道：

“委屈二位了！”

那两个没答理，甚至没看郭璞一眼。

郭璞随又转向紫衣大汉，笑道：

“多谢朋友了，出门在外，难得碰见朋友这等热心肠好人，有空请过来坐坐！”随即招呼了海腾、海骏：

“你两个把东西提进去吧！小心放好了！”

向那紫衣大汉拱了拱手，跟在海腾海骏之后行向东屋。

那紫衣大汉也未在院中多站，立即行向南屋。

郭璞三人进了东屋，店伙端走了洗脸水，另为三人换干净的去了。看看没人，海骏忍不住问道：

“郭爷，您瞧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淡然笑道：

“跟咱们一样，高深莫测，快看，他们全往南屋去了！”

海腾、海骏忙向外望去，果然！那些大汉一个个全走向了那南屋靠东头的那一间！

海骏冷哼说道：

“八成儿商量去了！”

郭璞笑道：

“那咱们就管不着了！”

说话间，店伙端着洗脸水走了进来，放好了洗脸水，他殷勤而周到地向郭璞哈腰说道：

“三位要不要先吃点什么？”

郭璞道：

“不用了，待会儿我们外面吃去，拿壶茶来好了！”

那店伙应声而退，刚出门，突然扬声说道：

“这位要找谁？”

跟着行向院中。

郭璞三人闻声投注，只见院中走进一个高高的中年黑衣汉子，正是那“铁骑带”八名黑衣汉子中之一名！

海骏诧异说道：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璞道：

“听！”

只听那黑衣汉子道：

“伙计，替我招呼一声，我找那刚住进来的八位！”

店伙尚未说话，南屋那靠东一间内走出那紫衣大汉：

“是哪位要找我兄弟？”

口中说话，两道犀利目光却直逼那黑衣汉子！

黑衣汉子举步行了过去，口中应道：

“是在下！”

那紫衣大汉目光深注，似乎有点明知故问：

“尊驾是……”

那黑衣汉子道：

“尊驾请先看看这个！”

翻腕递过一物，因为被他手遮住，难看见是什么东西。

那紫衣大汉伸手接了过去，只一眼，立即笑道：

“原来是郝帮主手下的朋友，请屋里坐！”

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那黑衣汉子谦逊一句，当先行了进去。

紫衣大汉支走了店伙，跟进南屋，随即关上了门。

至此，既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

海骏说道：

“郭爷，您看他们这是……”

郭璞笑了笑，道：

“大半是见咱们住进这家客栈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向‘大刀会’打个招呼，以免被‘大刀会’着了先鞭！”

“着了先鞭？”海骏道：

“都是他们的人，谁救不是一样？”

郭璞摇头说道：

“谁知道，大概是面子问题，谁也不愿落后！”

海骏道：

“只可惜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郭璞道：

“猜也可猜得着，何必听？别管人家的事了，快洗脸吧，洗完脸，喝杯茶，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去！”

海腾、海骏这里洗上了脸，那里南屋中已行出了黑衣汉子，紫衣大汉送出外门，双方拱手而别，临走，那黑衣汉子还向东屋投过了神秘一瞥。

郭璞报以一笑，这一笑却笑得那黑衣汉子脸色一变，头一低，加快步履匆匆行出后院。

三人洗过脸后，店伙送来了一壶热茶，喝了一杯热茶之

后，郭璞在行囊上做个记号，然后相偕出门而去。

他三人刚出后院，那南屋中随即跟出了两个人。

这，原在郭璞意料之中，可是他装做不知道，跟海腾、海骏一路谈笑着走出客栈大门。

适时，他又看见，在那“铁骑帮”人所住的客栈门口，站着一名中等身材的黑衣汉。一见他三个出门，脸色变了一变。

接着，他又觉察到，在对街一家客栈楼上一扇微露一缝的窗户内，正有一双炯炯目光在看着他三个。

郭璞他只当未见，偕同海腾、海骏往前行去。

他三人进了一家名唤“关中”的酒肆。

在进门之前那环扫一眼中，郭璞立又发现在靠角落里的——一副座头上，坐着一个瘦高、一个矮胖两名灰衣老头儿，他两个一见郭璞进来，有意无意地低下了头。

郭璞看的清楚，那是梅心麾下十旗的两名旗主金老四与樊老五，这两位昔日曾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在与金老四、樊老五隔一席的一副座头上坐下，门口，跟着走进了四个人，两个“大刀会”的，两个“铁骑帮”的。

郭璞连正眼也未瞧他们一下，向着海腾、海骏笑问道：

“你两个吃个什么？”

海骏留意上了那四个，随口答道：

“随便！”

郭璞笑了笑，道：

“这儿没有卖随便的！”

海骏一怔，忙收回了心，赧笑道：

“郭爷，您请点几个菜吧，只要是能吃的，我两个都吃！”

郭璞为之失笑，未再多问，当即把店伙唤了过来，要了几

个菜，一壶酒，支走店伙后，他笑道：

“出门在外，酒不可多喝，只好委屈你两个几天了！”

海腾笑道：

“郭爷，在府里我两个也不常喝的！”

郭璞笑道：

“那还好，要不然倒要难受煞了……”

顿了顿，接道：

“有件事，不知道你两个注意到了没有？”

海腾、海骏忙问是什么事。

郭璞道：

“咱们出京可以说很秘密了，却不料离京没多远便被人发觉缀上了，由此可见他们的耳目广布，消息有多灵通了！”

海骏扬了扬眉，道：

“郭爷，真要没人发觉，那岂不乏味？”

郭璞笑道：

“不愧是跟着海爷的，三句话就想热闹！”

海骏脸一红，没说话！

适时，店伙送上了酒菜，郭璞笑道：

“寝不言，食不语，咱们快点吃喝，好回去歇息去，这年头儿人心坏得很，要是咱们客栈里的东西让人偷了去，咱们这一路就要喝西北风了！”

海腾、海骏都笑了，遂立即动手吃喝，不再说话。

而，他们这一桌刚寂然，隔一桌的那副座头上，金老四与樊老五都开口说了话，而且话声不低。

只听砰然一声，是樊老五拍了桌子！

随听金老四道：

“老五，你这是干什么？”

樊老五两眼一翻，道：

“干什么？我心里难受，憋得慌，想杀人！”

金老四叱道：

“老五，你喝多了！”

“笑话！”樊老五道：

“我姓樊的是海量，再来三壶也不含糊，喝这一壶半壶的会醉么？在朋友里你也不打听打听……”

金老四道：

“既没醉干什么说醉话？”

樊老五悲愤地道：

“我这能叫醉话么？百来个文弱的读书人，咱们汉民族复兴的种子，让这班贼杀的一个不剩，咱们却因为晚到一步，眼睁睁地看着满地碧血，忠骸四横，怎不令人悲痛？”

郭璞为之脸色一变！

海腾、海骏也停了吃喝！

只听金老四叹道：

“老五，别说了，何止是咱们迟到一步？便连人家那亲人们儿女不也去晚了么？胡子老儿说得对，悲愤没有用，只有想办法如何索还这笔血债才是正经！”

樊老五道：

“所以我想杀人！”

金老四道：

“那有的是机会，何必在这儿穷嚷嚷？”

樊老五摇头悲笑，道：

“你不知道，我这样心里舒服些！”

金老四冷冷说道：

“可管不了事儿！”

樊老五还待再说，金老四已然又道：

“老五，你醉了，咱们走吧！”

说着，探怀摸出几块碎银丢在桌子上，然后强架起樊老五，一路摇晃着出了酒肆。

望了望那两个背影，郭璞低声说道：

“听见了么？这两个老头儿十分可疑！”

海腾点了点头，海骏道：

“您看他俩是哪一路的？”

郭璞道：

“有可能是不在帮会的武林人物！”

海骏道：

“那么您吩咐！”

郭璞道：

“我吩咐你两个坐这儿吃喝别动，我跟去看看！”

海骏一脸失望色地道：

“郭爷，杀鸡焉用牛刀……”

郭璞摇了摇头，道：

“用的时候，牛刀要好用些，听着，我一跟出去，那四个必会也跟出去，你两个别管，只当没看见，懂么？”

海腾、海骏只有点了头。

郭璞一笑离座而起，行了出去。

果然，那四个只一互递眼色，立刻跟出去了两个，另两个坐着未动，似乎是留下来监视海腾与海骏的！

郭璞出了酒肆抬眼一望，只见金老四搀着樊老五在往西

走，已出了十多丈外，而且要拐进一条胡同。

他立即加快步履赶了过去，等他跟在金老四、樊老五两人拐进这条胡同之际，那跟他的两个犹在身后数丈之外，他当即一声轻喝：

“二位，请跟我来，快！”

身形一闪，折入了胡同中的另一条小弄子，金老四、樊老五跟着闪动身形，两个拐弯隐好身形，只听弄子外一声轻“咦”！随即一阵急促步履声远去。

三人站在那小弄子拐角处，互觑而笑，郭璞道：

“多谢二位相告！”

金老四、樊老五神情一黯，金老四道：

“燕爷，这是应该的！”

郭璞道：

“二位适才那话，是指……”

金老四悲痛地道：

“是指 在湖南的吕毅中一班人！”

郭璞心中一震，道：

“四侠，快说，他们怎么了？”

金老四道：

“全让胤禩下密旨给湖南巡抚，暗地里杀害了！”

郭璞双眉陡挑，道：

“四侠，这消息是哪儿来的？”

金老四道：

“姑娘由京里传下来的，等大伙儿赶到 湖南 时，已经迟了一步，吕毅中被满门抄斩，又从坟堆里把晚村先生的遗骸掘了出来碎了尸，老先生的门生沈严一般人一律处死，足足杀了

一百二十三人！”

郭璞听得杀机狂炽，目眦欲裂，吸了一口气，压了压杀机怒火，道：

“好，让他杀吧，让他杀吧……”

一顿接道：

“四侠，这消息姑娘又是怎么知道的？”

金老四摇头说道：

“这个姑娘没有说明！”

郭璞道：

“这么说来，曾静与张熙……”

金老四道：

“那倒没有，适得当地弟子禀报，曾、张二人如何仍好好儿地在岳钟琪处，只被软禁，行动不得自由！”

郭璞神情微松，道：

“胤禛会独饶过这两个人么？”

金老四道：

“那匹夫阴狠狡诈，谁知他在搞什么鬼？”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

“四侠，适才在酒肆中那亲人儿女莫非指的是……”

金老四道：

“就是虬髯老儿、吕四娘与鱼娘！”

第一——章 虚情假意

郭璞道：

“他三个也去晚了？”

金老四道：

“他三个虽比我们早到一步，但仍比他们晚了一步！”

郭璞道：

“如今他三个呢？”

金老四道：

“吕四娘一句话未说，一滴泪未掉，也未作片刻之停留，当即与虬髯老儿、鱼娘赶往京里去了！”

郭璞道：

“这是干什么？”

金老四道：

“除了欲刺杀胤禛那狗，该不会有别的！”

郭璞大惊，忙道：

“虬髯老儿糊涂，为什么不拦住她……”

金老四道：

“燕爷请想，在那种情形下，谁能拦得住她！”

郭璞挑眉说道：

“他三个走了几天了？”

金老四道：

“算算该有两三天了！”

郭璞道：

“那还来得及，请四侠速速派人传我‘丹心旗’令，告诉虬髯老儿，在我回京之前，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否则莫怪我以苦大师交下规法惩治之！”

金老四一怔，道：

“燕爷，这是为什么？”

郭璞道：

“当日连我行刺都未能成功，如今大内禁宫较诸当日又不知严密多少倍，他三人岂不是去送死？四侠快去！”

金老四不敢迟疑，应了一声，刚要走！

郭璞及时又道：

“请抽空通知‘大刀会’与‘铁骑帮’，捕蝉之余莫忘背后黄雀，‘雍和宫’喇嘛派出精锐已抵潼关，都已化了装，千万小心！”

金老四、樊老五应了一声，闪身而去！

望着他两个身形不见，郭璞双目之中突然挂落两行热泪，旋即定了定神，举袖拭泪，转身行出小弄子。

回到了酒肆，“大刀会”与“铁骑帮”那边仍是两个，敢情那跟郭璞的两个尚未回来，不知跟到哪儿去了！

郭璞象个没事人儿一般，潇洒地走回了座头。

坐定，海骏忙问道：

“郭爷，怎么样？”

郭璞摇了摇头，道：

“那两个滑溜得很，我跟出去便不见了人影，在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怎么样，这儿有动静么？”

海骏道：

“我就知道那胖老头儿是装醉！”

海腾接着说道：

“这儿留下了两个，他们没动静！”

郭璞点了点头，道：

“你两个吃饱了么？”

海腾点头说道：

“吃饱了，您快吃吧！”

郭璞摇头笑道：

“我不吃了，这么一搁反倒吃不下了，咱们走吧！”

本来是，听得噩耗，他如今哪还吃得下！

说完了话，他站了起来！

海腾忙道：

“郭爷，要不要带点吃的回去，待会儿您饿了……”

郭璞摇头笑道：

“不用了，海腾，这儿近得很，饿了再出来吃，再说，在客栈里叫一点也可以，走吧！”

会过了帐，带着海腾海骏走了出去。

刚要出门，迎面走来了跟他的那两个！

人家都要走了，他二位才回来，那两个一怔，郭璞已然一笑举步，带着海腾海骏擦身而过，出门而去。

海腾与海骏乐得直笑，而这一笑笑出了麻烦！

只听背后响起一声沉喝：

“笑什么，站住！”

郭璞听若无闻，海腾只轩了轩眉，只有海骏停了下来。

他这一停，郭璞与海腾只有跟着停了下来。

海骏那里回了身，那两个犹涨红着脸，海骏道：

“你叫谁站住？”

那是“铁骑帮”的两个，那身材粗壮的一名扬眉说道：

“我叫你！”

海骏道：

“凭什么？”

那粗壮汉子道：

“你笑什么？”

海骏“哈哈！”地一声，道：

“我笑也关你的事么？难道你不让我笑？”

那粗壮汉子道：

“正是，我不愿听你笑！”

海骏道：

“那好办，把你耳朵堵起来！”

那粗壮汉子脸色一变，道：

“我却要你闭上嘴！”

海骏道：

“那办不到，我还要笑！”

说着，他当真哈哈笑了起来！

那粗壮汉子与他那同伴脸上变了色，冷哼一声走了过来。

郭璞忙迎了上去，摇手说道：

“二位，有话好说，是怎么回事？”

敢情他装了糊涂！

那两个停步在数尺外，粗壮汉子冷冷说道：

“问你那奴才！”

海骏脸色一变，海腾及时伸手拉住了他。

“奴才？”郭璞一怔，旋即恍悟道：

“啊，啊，我明白了，不过我告诉你，他是我的朋友，跟

你一样是朋友……”转望海骏，道：

“海骏，怎么回事？”

海骏道：

“我笑，他不让我笑，我乐，他管得着么？”

郭璞道：

“原来是为了笑，小事，小事，谁想笑谁笑，谁想哭谁哭，没人管得着，没人管得着……”

转向那粗壮汉子道：

“朋友，是为这么？”

粗壮汉子点头，道：

“不错！”

郭璞道：

“你朋友知道他为什么笑么？”

粗壮汉子冷然说道：

“不知道！”

“是喽！”郭璞道：

“朋友，这纯属误会，他是因为想起了我们在路上看见的事所以发笑，这跟你朋友没有关系！”

粗壮汉子道：

“他在路上看见了什么？”

郭璞道：

“说出来你朋友也会笑，两只笨牛……”

海腾、海骏一怔，旋即哈哈大笑！

那粗壮汉子与他那同伴勃然色变，只听那粗壮大汉一声厉喝：

“好狗腿子，你敢骂爷们！”